

25

DEC 2 1954

前漢書

二十五



竇嬰女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 德

臨江哀王 闕

臨江閔王 榮

魯恭王 餘

江都易王 非

膠西于王 端

趙敬肅王 彭祖

中山靖王 勝

長沙定王 奇

廣川惠王 越

膠東康王 寄

清河哀王 乘

常山憲王 舜

子武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真 郭昌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李廣 孫陸 蕪建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實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實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地理志屬信都 喜實客 師古曰喜好 孝文時為吳相病免

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

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

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

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嫖其 因病免

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

大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 孝景三年吳楚

反上察宗室諸實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

之難故欲用內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

是上曰天子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妄盜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

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

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持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

相璩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監

田南山下師古曰數月諸實當晏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

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

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

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祇加對自明揚王之

過師古曰祇迺也對恚怒也祇有如雨宮爽將軍師古曰

府及帝也爽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嬰然之迺起

朝請如故挑侯免相師古曰賈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

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魏其沾沾自喜耳多

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

喜音許吏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樓侯衛綰為丞

相易音弋鼓反

田蚡者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方

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

言同子禮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為中大夫

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

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王皇后

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

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而勝之也師古曰傾謂踰上所填撫多

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應名士名士得進為帝會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矣矣素天

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

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名蚡廼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風於是廼以嬰為

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

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師古曰兼容謂不能令以毀

夫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

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

侯就國除關關服度曰除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太

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
 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實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
 丞相嬰太尉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

貌侵生貴甚

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

長

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也方父故云富於春秋也蚡

以肺附為相

師古曰肺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非說肺所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

痛折節以禮屈之

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

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

者師古曰凡言除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

師古曰考工女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

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鄉讀皆曰嚮也以為漢相尊不

可以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田諸

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鍾鼓立

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

旃曲柄也所以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

可勝數師古曰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

遇夫也

灌夫字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

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蒙

胃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

之子名何轉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

寫誤為嬰耳也

馮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

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

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及出

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

大將之旗也讀與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軍師古曰

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辟曲折請復往師古曰

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辟曲折請復往師古曰

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辟曲折請復往師古曰

曰曲折將軍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六尉召因止
 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數
 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
 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輻湊而兵又勁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霍光飲輕重
 不得也師古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夫醉搏南師古曰搏南
 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
 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不好面諛也具感
 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負賤亦益禮敬與
 鈞師古曰鈞等也搢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搢多也
左甲也鈞等也搢人廣眾薦寵下輩

於人眾之中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夫不好文學喜任
 故寵薦也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諸所與交通無非豪
 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波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讀曰波橫穎川師古曰橫音
 亦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
 此故為夫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
 賓客者漸以衰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
 退不復往也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實客去之者不
 之後棄者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檳根
 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者下思反格音下各反言嬰
 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
 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夫亦得嬰
 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根格也夫亦得嬰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為引重

而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

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西肯幸臨况

魏其侯師古曰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解之請語

魏其具師古曰具將軍旦日蚤臨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蚡許諾

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夜酒埽張具師古

音麗又音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

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

當忘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殊無意往夫

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

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

駕往往又徐行夫益愈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

猶今之舞說相勸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老謂

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

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

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

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

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願

願

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燕王澤大

和兩家賓客處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大

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

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

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如

蚡夫行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

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

具一本其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時蚡不肯師古曰不行酒次至臨

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

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蚡

謂夫曰程李但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

尊今辱一人不當為廣何地師古曰如夫曰今日斬頭穴

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

衣九又坐者皆起更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

以戲為麾字多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

以戲為麾字多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

留夫

師古曰騎謂夫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

拜也

其夫愈怒不肯順蚡也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

令收縛

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

失也

長史丞相長史也召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

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

不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遂具前事師古曰遣

更分曹逐補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

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

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逐不得告言蚡陰

事嬰銳為救夫嬰夫入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

迂師古曰相逆也迂音憊寧可救邪嬰曰戾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

所恨

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

家竊出上書

師古曰匿避也下令家立召入具告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

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

嬰東朝廷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

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

變無可奈何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

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

也師古曰倡樂人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

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古二光

也師古曰中讀日仰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古太后與帝吉凶

也辟音普計反字本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

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贊說是臣乃不如魏其

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天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

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猶侵細

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轅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轅

較音凌轅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

靡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以一本行封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

下局趣蹙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

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死馬小推皇皇者華之詩曰我

馬維駒非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

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

人皆藉吾弟籍路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

食噉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

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師古曰設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

太后同母弟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

師古曰韓安國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也

安國良父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綬歸古曰歸也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比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猶重也仕客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讎音灼曰讎當也劾擊都司責之也簿音步反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師古曰都司空守正屬

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詔書獨賊嬰家嬰家丞封曰以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也遺詔也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父迺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師古曰瘵風病也音肥或問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灼或

言紛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講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諱服則諱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

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宮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

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

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

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

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

田生所師古曰田生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成作城史

限作艱史

教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

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潛於天子師古曰天子

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

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夫

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

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

為中簡言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

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所見者大故出捕趕入言警師古曰趕止行人也警令戒

今云出稱警入言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鄙小縣媯度曰

也晉灼曰媯音并媯之媯節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

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

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

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

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

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

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

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

汝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

治音丈吏反一曰不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

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以

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

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漢

使千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

聞汲

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者臣死大王無
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

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
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
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

師古曰適讀曰適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微自殺也何者

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
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

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成犯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

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
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恭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
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
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

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

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昔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西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媼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聞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

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

師古曰效致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

能以擊匈奴況今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實也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

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其成而備守也

然匈奴侵盜不止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

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

於平城匈奴至者投棗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

互華若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互位而無
 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
 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
 和親。至今為五世。刊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
 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武鴈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
 首無不哀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留也。故復合和
 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
 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
 且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
 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

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
 構車相望。師古曰：構，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構送，致其此仁
 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
 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
 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且自三
 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讀曰豫。非威不能制，疆弗
 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救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
 不可救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至如
 焱風去如收電也。師古曰：焱，疾風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
 木曰：弧，以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燧然後敢牧馬師古曰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癰止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氏氏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

繆巧新序善謀下作詭妙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日交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也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與駟同師古曰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好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容反衝音橫也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李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

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使。使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
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
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言方直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裒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
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師古曰：間，音居。聶，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
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
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

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王擊輜重。輜重，師古曰：輜，重也。輜，謂載
輜重也。故行者之資。輜，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師古曰：音赴。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
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敢祗取辱。師古

字典亦有逗持遇切音住去智切音敗

也音祇趙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
廷尉奏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顛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
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恢行千
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恢行千
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
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
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
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
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古尉今不誅恢無以謝
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
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而出於忠厚貪老財利師古曰
可取則取可止則止

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官皆
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慕之唯
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
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望
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視蹇甚
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疾數月瘡復
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
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
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田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
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迺有七

尚書卷二十一

韓文公

為作徵汲

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臂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
 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
 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
 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
 歸師古曰莫得罷歸以
 臣為幸也他皆類此 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
 血死靈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
 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也音於糾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入吳軍
 讞報父而各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
 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責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

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師古
 謂惡音烏人韓安國之見器臨其繫而顛墜李奇曰陵夷
 以憂死師古曰陵夷即廢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
 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巳為之非由命也

竇田莊韓傳卷第二十二

竇田莊韓傳卷第二十二

漢書卷二十二
 韓安國傳
 安國字長平，梁人也。少與張敖相善。張敖為趙王，安國為趙主謀反。漢王使安國歸趙，說張敖殺趙主。安國說趙主曰：「臣聞天下之為國，莫如趙。趙之為國，莫如張敖。張敖之為趙，莫如臣。臣聞天下之為國，莫如趙。趙之為國，莫如張敖。張敖之為趙，莫如臣。臣聞天下之為國，莫如趙。趙之為國，莫如張敖。張敖之為趙，莫如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太子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

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反程姬生魯共王餘

共下皆類此師古曰共讀曰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

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賈夫人師古曰賈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趙敬肅王彭

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

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舜皇后之妹

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

山子云實讀為質質正也

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以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有先祖

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先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周官尚書禮禮

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其學舉六藝師古曰六藝謂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東諸

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

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火也指

以手指物也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

治師古曰端音治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六

行今奏論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

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二年薨子

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二年薨子

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二年薨子

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堪作基史

八二八

又一作又

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
 戶後元怒少吏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
 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
 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答擊
 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
 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
 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
 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
 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師古曰墻音人緣反解上徵榮榮
 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纁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旣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
 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鄧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簿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
 姓憐之築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築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
 立為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
 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

年不喜辭師古曰喜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二十八

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與馬晚節師古曰晚節猶言未

也貪者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

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

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部鄉侯閔為王蘇

日部音魚縣名也屬東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

子舊宅以廣其宮間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

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

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以軍功賜天子旗

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

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

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遇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

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

室之召易王所愛美人淳姬等凡十人與姦師古曰

蘇林曰淳音泥淳師古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

也蘇說是音女殺反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

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莫得立其知建事行錢

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形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

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

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

太后之孫也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故熟書戒之師古曰籍籍謂請請也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也

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

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

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也

謂退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師古曰謂退也

覆音方目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池師古曰波讀為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池師古曰波讀為反其下亦同

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兩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

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宮之令死波中也

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

或置樹上又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師古曰鈇杵

者錫之類也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也或縱狼令齧

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

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壯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

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

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

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

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號曰靈武君作治黃

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

餘具置軍官品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

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遣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

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蘇細葛也臣

璜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璜二說皆非也許慎云

荃細布也字本作絳音千金反又音千芳反蓋今南方

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幾犀中翠羽蛟龍奇獸數通使往

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後復謂近臣曰

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

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

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

器璽綬節及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

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

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

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

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紀百二十一

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貽侯子

紀當作絕

很作很及

宮為廣陵王師古曰野音許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蓋

言其性賊害而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

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

亦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有

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端心

愠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府庫壞

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令吏

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

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軌

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疆

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及破

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其師古曰其讀曰恭而

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多

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

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自行

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

千石失言中忌諱軌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西上書告之及汗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

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

權者禁也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入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

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

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

越人畿機祥機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機音居衣反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諸使

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

謂傾側也音皮義反父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

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推音

直桂反其字從木削音頗效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

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乞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

敢自也賈丹罪上不許父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

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慮音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

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

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于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
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
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
偃為平干王孟康曰是為頃王十二年薨子繆王元嗣二
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
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
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
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
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

七國行事議者多免鼂錯之策

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諸侯

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

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盤

石宗也

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

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寬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

置酒勝間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

歎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

師古曰言聞歎數之聲則

悲思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

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

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

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各

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

手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也

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

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夫之矣於邑短氣貌

於音烏邑音一合今臣心結日父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

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矣反夫衆煦漂山吹煦也師

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聚蠶成蠹師古曰蠹古蚊字蠹

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蠶成蠹師古曰蠹古蚊字蠹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也音古曰撓曲是以文王拘於牖

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撓椎也音古曰撓曲是以文王拘於牖

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悉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

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

為延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詭輕折軸羽翮飛肉

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詭輕折軸羽翮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今令車軸毀折而紛驚逢羅潛

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然出涕師古曰

然出涕師古曰言皆驚亂遇法固可為出涕臣聞白日曬

光幽隱昏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明月曜夜盛蠶宵見

師古曰宵亦

夜也蠶音音

然雲蒸列布杳冥書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

山師古曰布散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

也師古曰雍闕

也闕猶止也音烏焉反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言衆

也闕猶止也音烏焉反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言衆

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鼉不灌屋

鼠不熏師古曰

鼠不熏師古曰

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

今羣臣非有

殺孽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殺孽孽孽粟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

師古曰言於

今羣臣非有

殺孽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殺孽孽孽粟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

師古曰言於

今羣臣非有

也師古曰後蘆也等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後等喻者鴻毛喻輕薄甚也等音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邵骨肉冰釋師古曰擯謂

銷散也擯音必刃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

交却音丘略反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

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

其心故云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

橫分也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

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葉假寐臣之謂也具以吏

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

日省也減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奸

內耽於妻妾也樂音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

五教反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

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

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

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

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

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

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

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師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

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主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

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袞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

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康

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鮪鮪服虔曰鮪音拘師古曰鮪音附鮪音劬字或作朋鮪

其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

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

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二十

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

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曾入嗣王莽

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二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

曰論法曰蔽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

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

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

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

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

甚當作其

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
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
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辭方技博弄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去好
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
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更
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囊中刀師古曰囊答問狀服欲與昭
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鉞之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林反
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今昭信擊昭平皆死昭

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
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
我畏息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
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衣服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也盡
取善繒帛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
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身之矣後昭信謂去
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袒音袒楊傳粉其傍師古曰袒楊脫衣露其肩背也
袒音袒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
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

前漢書卷三十三

長安定王

三

字云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

一本無下字

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者尊聲之

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

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

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

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

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讒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令諸音工衡反

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并死昭信出之採枝

其陰中師古曰枝榮也條音竹角反枝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師古曰今欲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

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

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諧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

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也曰如今小兒部襲衣也頸下也

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去取燒之愛

恐自投并出之未死咨問愛自誣與姬姦去縛繫柱燒刀

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

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諧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

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迂師古曰迂逆也昭信

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

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將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主

一本幄作醫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四

永巷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
 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聊古曰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
 憂氣積積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再嵬古曰
 言蹇也崔音弗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
 千回反陳音頽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閉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四五
 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師古曰
 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祿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
 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
 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欬繁倡蘭入殿門如淳曰彊奏狀事

下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
 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身煮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
 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本
 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
 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
 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
 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身煮生割刺人距師之諫殺
 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救前大惡仍重

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當伏顯戮以示

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

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

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

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

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

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

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戾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愈音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

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春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

兵車正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

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

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意自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

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

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

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

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

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

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

常寬之三十二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

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

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尚王后稀得

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

也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

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

及不分與財物即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

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

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

太子勃私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

繞也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駕驗問張騫也逮諸證者師

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

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徒王勃以家屬處房

致一作政

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

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奉三萬戶為真定王子

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頃直也

列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淮

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

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

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

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二十九

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

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

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

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

大抵宜爾不致何謂難之也矣
亦平前王以百有餘年之
古中其成也則其功之
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亦不亦宜乎不何謂難之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曰以廣漢書五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

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

帝曰惜廣不逢特令當高祖世萬石矣豈足道哉景帝即

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

山字云确角古字同

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李廣材氣

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謂殺勝敗也确音

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張晏曰

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見匈奴三

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

廣曰是必射鵠者也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

以為箭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

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

侍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

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

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

敵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廣上馬與十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師古

放也時會暮胡兵恐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

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

李廣傳第二十四

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

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

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

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

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

之中而不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

亦同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名曰刀斗今

在榮陽軍中也蘇林曰形如鎗無緣師古曰無音譙郡之

譙温器也鎗音火玄反鎗即鏃也今俗或呼鏃音譙

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

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

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

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重矣省

少也音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

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而其士亦

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我是特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

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

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

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
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係反暫

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

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監

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

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

字或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

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

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

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以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

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
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
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
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充本法得首
若于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而廣軍無功後
者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
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
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
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圜陳外

鄉師古曰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臂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黄

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

者也師古曰服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

晉二說也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部軍中

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歸漢

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

而勝又能勝虜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

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

匈奴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

曰在下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

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材能不

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

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恨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

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

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辭

如淳曰辭如後辭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辭也師古曰其

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

亦訥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師古

曰為戲永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

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

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發

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

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

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

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

悔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

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駃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

親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也莫府有櫛青行軍府

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愠怒

之色形而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

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單

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廼遇兩將軍師古曰絕

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

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

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

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性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

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

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

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

音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乃

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

盜取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

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

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

恨而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

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

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

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

敢應師古曰言畏共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

當時纜絡之而下也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音胡

臣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軍伐

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

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

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

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

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

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願得自當

一隊

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師軍

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

對無所事騎

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蓋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

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

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師古曰浚稽山名特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

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

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

營之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傳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

鄣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

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

因騎

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師古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

俱西也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悅

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

金聲而止

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鐃音澗

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

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

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

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連戰士卒

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

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

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

不特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

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向漢書二下

李廣

十一

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葦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

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

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請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

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

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

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

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

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幟師古曰幟旗也

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

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

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

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似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

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十餘人徒斬車輻

而待之徒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

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蘇林曰擐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裘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

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

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

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

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免也音士活反次下亦同

今軍士人持二

升糒一半水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

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

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

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甚怒責問陳步樂

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

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師古曰殉營也一曰從也

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

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孟康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也謂

釀成其罪也

師古曰孟說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深懸戎馬之地

師古曰懸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

醇字曰字彙媒與醜同李陵傳媒孽其短孟康曰媒酒醜也孽也

司馬遷傳注於人謂鞠餅為媒也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

空拳文類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

也暴猶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初上

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

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

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

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将

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廼遣使勞賜

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

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

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賅何負於漢而誅

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

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

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

關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廼還

廼還

廼還

單于壯陵以文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

之別種也立為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

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

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

居外有大事廼入謀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

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

相知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

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

感動之今俗所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握其足陰

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師古曰

也師古曰勞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霍

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以此言微動之陵

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項律起更

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霍子孟上官少叔謝文

師古曰謝以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立政曰請

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歸易

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

不獨居一國范蠡扁鵲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

也因罷去立政隨問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陵曰文

師古曰

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

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

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失軍

當斬贖為燕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

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核

中殿名為之中殿名為之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

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恐漢襲之廼

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盡歸漢使路充

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

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胡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

而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

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

前漢書二十四

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負漢國故欲先自殺已重音直用反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贊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

坎置焜火師古曰焜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七瞻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

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

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又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謂也當

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

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

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

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入死主不平心持

正反欲闕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

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

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粟米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

音於禁反食讀曰飲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晏數

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

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說此言示絕其

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

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

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也杖漢節牧羊卧起操

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

言武能網紡繳繁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繁

京反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

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甕小口大腹

小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

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

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

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

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城陽宮扶

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

劍自刎師古曰刎音斷也斷反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

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

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

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

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

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

元年居室武帝太初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

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

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

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

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

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師古曰

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

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氏屯區脫以

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

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

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

反脫音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

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

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

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

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

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

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

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眾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墜也音大回反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前以謂集聚也
 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
 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
 郎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反
 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
 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

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
 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
 錄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年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
 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
 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
 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
 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

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

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

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人不餘財皇后

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

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

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

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

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

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

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

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

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

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

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帝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

召讀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

史記恂恂作悛悛

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者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也音荀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

招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蹊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

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 第二十四

李廣蘇建傳

第二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卷第二十五

班固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門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李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

然參傳及功臣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

李與主家僮

衛媼通

師古曰僮者婢女之總稱也媼

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主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

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

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文少兒次文則子夫

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

青為侯

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

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為兄弟數之子不以青嘗從人至其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

無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

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姊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

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

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

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

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

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曹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

青為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

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

城師古曰龍師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

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

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

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

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

日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

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

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上

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責以盜

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邊故

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

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車彭彭城彼

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

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轡畜產

畢收為國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

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邑

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系才

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此河作橋梁

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

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執訊獲

訊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歐馬牛羊百

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

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朔方所殺略其眾語在匈

奴傳元朔五年春今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大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

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
 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
 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禪王十餘
 人師古曰禪王小王也若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
 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
 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
 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反即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

字云校校正之校見左氏成十八年

天下有將史

字云為當作與音之訛也

也三臣幸得待罪行問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
 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
 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問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摠護諸軍每附部校
 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幅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幅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晉灼
 冠軍從票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
 之名也渾音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悅實音田
 下不別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

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節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節侯此本字

也師古曰節音普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

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

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

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

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

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

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

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

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

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

為合羽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師

曰韓古蘇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

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建

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

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

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

被匈奴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

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

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不患無威而

前漢書三十五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
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
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調軍吏皆曰善遂

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疾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

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

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子

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類姚反姚

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

首虜為過多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於是上曰票

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

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出侯也產名也師古曰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此頓也以二千五

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

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

邑三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

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

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

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以五百金

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廼拜爵乘為東海

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

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

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隄烏蓋師古曰隄

古戾字也烏討遼獲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汝孤奴木名也

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龍者弗取師古曰攝龍謂振動失

則救也獲單于子師古曰幾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

有餘里合短兵塵皇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

漢曰塵音懸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

穎曰塵音意曹反師古曰塵字本從金鹿聲轉焉訛耳

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

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塵

於末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

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銳悍者誅全甲獲

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及相國都尉捷

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

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師率滅什七師古曰言

佛像也是也休音許糾反屠音儲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

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

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

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乃天山也匈奴捕首虜甚多上曰票

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漢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入馬涉度

也濟謂以舟也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攻祁連山揚武乎鄭氏曰

此繼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相

酋涂王張晏曰單相酋余皆胡王也及相國都尉以眾降

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

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

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

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

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

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

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

之前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從

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

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

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

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

山字云留流同

師古曰宿舊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

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

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

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

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

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吹下

亦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

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

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

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博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

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

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溲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疵為煇渠侯

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陰之庇師古曰疵音疰音匹履反其字從疰非庇陰之庇疰音女華反禽黎為河綦

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鳥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

臣侯表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

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奔於率

師古曰萌字與昨同奔古奔字也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

能引弓皆誅獍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捷捷首

前漢傳二十五霍去病

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十

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

表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滅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

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

而屬於漢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

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

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今大

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

運輜重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

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

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

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基平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曰曹

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

曰罷讀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廼悉遠

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

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

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起沙礫擊

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起沙礫擊

克

面師古曰樂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

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

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師古曰羸者驢種馬于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亮反昏漢匈

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大相殺傷

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

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

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

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飲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

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

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

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

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

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蠡音鹿單于後得其

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廼音立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

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

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

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董允

之士服虔曰董音熏董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檢約允秦曰匈奴師古曰董字與董同鬻音六反約

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涉獲糧食也一日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

六漢書二十一

單于章渠師古曰波謂波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波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者晉灼曰王

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濟弓盧晉灼

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

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也執訊獲醜

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

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速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

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禱余山

師古曰禱音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祁離侯北

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

杜作杜

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之

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

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

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旗鼓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

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軍中卒為官賞賜甚多

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

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

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

大司馬晉灼曰憲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

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今令票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
 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
 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
 之孫吳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
 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
 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
 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
 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躡鞞也服履
地作鞞室也師古曰鞞以皮為之實以毛事多此類青
躡鞞而戲也鞞音徒曠反鞞音每六反

金作仇汲

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
 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
 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
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
 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相廣地謚
義行剛曰景辟子嬪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
 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
 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
 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

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
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旣
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
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
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調皇后
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
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陵東次去冢之西相並者是也最師古曰最亦凡
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舉單
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
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

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

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

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

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

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

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

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

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

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

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

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十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祖音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疆

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

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

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

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

師古曰馮胡之縣也投音下活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

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

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

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用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

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為

票姚校尉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

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

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邰離

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

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

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

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

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

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

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

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帝

侯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

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

哉師古曰勸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賞客天子常切

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入臣奉法

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

師古曰方
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霍去病字子真安定郡高平人也少為將
大將軍青之弟也去病少壯隨將軍青擊
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去病嘗言天子當
封狼居胥登狼居胥山祭天
地以告天地也去病死後
葬于茂陵

